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u Xun and Rural Literature

Muhammad Ali Elzayat

Suez Canal University, Ismailia, Egypt

muhammadaly7@gmail.com

Key Words: Lu Xun、Rural Literature、May Fourth Movement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Lu Xun and Rural literature is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aper, through which we will navigate through the definition of rural literature, then to Lu Xun's life and how it shaped the way he see rural areas, finally we will investigate Lu Xun's characters, narration etc. from rural literature point of view.

简论鲁迅与乡土文学的关系

穆罕默德·阿里

苏伊士运河大学人文学院，伊斯梅利亚，埃及

muhammadaly7@gmail.com

关键词: 鲁迅、乡土文学、五四运动、乡愁

中文摘要: 鲁迅研究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与焦点，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几乎每一方面都有涉及。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上一个显赫的流派，它的价值地位也随之得到学界的重视，也成为研究现代文学流派发生发展的重要一隅。鲁迅与乡土文学的全面性的研究却不多见，为了还原鲁迅与乡土文学关系的真实面貌，探究两者之间内在的关系及彼此间的相互影响，本文对鲁迅与乡土文学的关系进行尝试性地论述。

1. 引言

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究与追问一直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作家创作的主要目的之所在。在这探究与追问的过程中会塑造我们的观念，归因，判决和对自我与他人的观念。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农业文明占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在这种漫长的农业文明史进程中，文学自始至终都是与某种乡土不解之缘的，丁帆教授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解释说：“‘乡土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文化标记，或许可以追溯到初民文化时期，整个世界农业时代的古典文学也因此都带有‘乡土文学’的胎记。”¹

2. 乡土文学

从中国本土文化的角度来看，“乡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语汇，其基本含义是明确的，其一是“家乡”或“故乡”，《列子·天瑞》“有人去乡土，离六亲”中乡土指的就是“家乡”、“故

¹丁帆. 中国乡土小说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

乡”；其二是“地方”，曹操《土不同》“乡土不同，河朔隆寒”中乡土即指“地方”，直接与地域特色、气候景物相联系。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意识是指基于第一层含义的思乡情怀，和第二层含义的对地方景物的追怀，以及由这两者生发的对有关特定地域的风俗人情的抒写。²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引领下，中国逐步形成了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特点的制度，在其，文学不仅是美与善的和谐统一，而且还附带有知识上的作用。在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古代社会中，由于社会的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乡土、故乡、土地等物质形态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传统的乡土题材作品，尽管叙述人或抒情者都有对乡土社会有一定程度的疏离，然而，由于缺乏异质文化的观照，其情感和理性的落点一概体现为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和认同，表现为离乡则伤感，思乡则哀怨。

即在近代以来以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为主要表征的变革浪潮中形成了前后两种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对比、撞击，使整个社会历史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品格，此时，中国社会经历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古典文学已经走向衰落，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需要。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乡土文学创作不再是指那种十八世纪前描写恬静乡村生活的田园牧歌式的小说作品，它在整个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以地方色彩、方言土语、社会风俗画面取悦读者，从而成为流行的文学形式，在此奠定了各国乡土创作的基本风格以及其最基本的要求。这种基本的风格和要求，成为各国乡土创作自觉和不自觉的约定俗成的理论精义。

乡土文学是根植于中国土壤而产生的文学流派，其表现的内容无疑是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有密切相关的。人们的乡村情感与牧歌体验也便具有了特殊的现代意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自觉的乡土文学也因此而发生。

在思考和探索农业基础问题的同时，启蒙思想者们又进一步在更高层面上叩问、剔析着有关乡村世界的一些深层问题。最早由《新青年》于1918年第4卷第3号开始在《社会调查》栏内，刊载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以及乡村风俗文化的情况介绍，同时期的其他报刊对农民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对于农民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对于中国农村的黑暗状况，以及青年应取的态度，都作了明确的阐述，文中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又“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³。这种关心农民的社会思潮，给当时包括“乡土文学”作家在内的广大新文学者以巨大的刺激和启悟，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并开阔了作家们的思想、艺术视野。

最早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是周作人。他在为自己翻译的中篇小说《黄蔷薇》序里指出，只因为“多思乡怀古之情”、“其他风俗物色，皆极瑰异”才算“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⁴；他又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倡导“乡土艺术”以为“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可以“因风土以考察著作……就著作以推想风土”⁵，这“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⁶的文学。

²余荣虎. 周作人、茅盾、鲁迅与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J]. 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

³李大钊. 青年与农民[EB/OL].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李大钊纪念馆, 29-10-2018.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1148/71151/4847002.html>

⁴周作人. 黄蔷薇-序[EB/OL]. : 飞天文学网, 30-10-2018.

<http://www.ft77.com/book/mingjia/zhouzuoren/%E7%9F%A5%E5%A0%82%E4%B9%A6%E8%AF%9D/2/sh451.htm>

⁵周作人. 旧梦-序[EB/OL]. : 飞天文学网, 30-10-2018.

<http://www.ft77.com/book/mingjia/zhouzuoren/%E7%9F%A5%E5%A0%82%E4%B9%A6%E8%AF%9D/2/sh324.htm>

⁶周作人. 地方与文艺[J]. 之江日报, 1923(1).

当我们谈到乡土文学，人们各会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以为只要写本民族的生活，对于世界来说，它就是‘本土文学’，就自然而然具有‘地方特色’”⁷，有的把地方特色与怀乡情感等痛起来“乡土文学表现了人民的生活美——乡土民俗风情，表现了作家对故乡、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⁸，有的把乡土文学与特定文学题材联系在一起“乡土文学实际上不过是用乡土题材写成的文学……要研究这一问题，只能从题材上加以认定”⁹，有的把乡土文学与特定的创作类型联系在一起“不同籍贯的作者，写不同地区的生活，而能构成一个流派，这只能在新文学发展初期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30年代的乡土文学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随着创作倾向的不同，实际上作家已经分道扬镳”¹⁰。

3. 鲁迅与《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序》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流派的开山始祖，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其他含义，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着，在此成就是无人能比的。有人把鲁迅称为最早的乡土作家，认为“他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¹¹，有的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把农民当作小说中的主人公的，鲁迅是第一人”¹²，有的认为“鲁迅先生的贡献是明确而永久……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¹³，有的认为“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小说三集时……成为乡土文学作家。他是最早概括这现代文学史上重要文学现象的人”¹⁴。

鲁迅在《自传》一文中写道：“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由于外祖母家住农村，他很小就和农村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熟悉了农村的乡土人情和民俗。

正是鲁迅青少年时期的浙东乡土生活在心灵中碰撞与融汇，产生了强烈的“乡土情结”。他所提出的“乡愁”，其意义，不仅仅是对乡土社会的悲哀和惆怅，也不仅仅是包含着同情和怜悯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更多的是以一种超越悲剧、超越哀愁的现代理性精神去烛照传统乡土社会结构和乡土人的国民劣根性。于是我们在鲁迅的回忆性文字中看到，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得到近乎仙境一般地表现。

鲁迅生活于东西方文化二元对峙的历史转型时期，西方的强势文化与东方的弱势文化的冲撞，形成了这一代人思想上的现代意识和心理上的传统观念的剧烈矛盾。这也决定了他的乡土创作的现代文化视角和中国文化本位立场的双重化特征。一方面，那种改造农业社会国民劣根性的使命感迫使他从一个更高的哲学文化层次上来审视笔下的芸芸众生，用冷峻尖刻的解剖刀去杀戮那一个个腐朽的魂灵，从而开封建文化那层迷人的面纱；另一方面，那种哀怜同情农民的大慈大悲的儒者之心又以一种传统的情感方式隐隐表现在他的乡土小说之中，其“深刻的眷恋”在表现出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精神时，又制约着对封建王权和奴性教育的统治思想更有力的批判。

鲁迅前期创作只因为中国的乡村社会最能发掘出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再者，就是五四文学母题不可超越的主题学意义，第三，他强调异域情调对于乡土文学的重要性，才以乡土创作为载体。

⁷丁帆. 中国乡土小说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8.

⁸段宝林. 乡土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J]. 文艺研究, 2000(4): 159.

⁹刘玉凯. 论五四乡土小说的性质问题[J]. 河北大学学报, 2000(3): 94-100.

¹⁰严家炎.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增订本)[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

¹¹张定璜. 鲁迅先生[J]. 现代评论, 1925, 1(8).

¹²王瑶. 鲁迅作品论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59.

¹³沈从文. 学鲁迅[J]. 知识与生活, 1947, (14).

¹⁴黄修己.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 117.

“乡土文学”这一术语，是鲁迅在 1935 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序》中用了近 2000 字的篇幅，从题材范围、作品内容与视角、启蒙立场与乡土思念等几方面来谈论、界定乡土文学。文中指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¹⁵，从鲁迅所谈论、引证的作品可以看出，“故乡”指的是当时偏远、落后、远离北京的农村、乡镇乃至城市；他所说的“故乡”的地理意义在于它是偏远、落后的象征，换言之，在北京的作者以现代性的眼光回眸故乡都是“乡下”。因而，乡土小说在题材上就是离开故乡、侨寓在北京的作者讲述偏远、落后的故乡“乡下”的故事。在当前对乡土文学题材范围的讨论以及不同学者的实际研究中，各自设定的标准是不同。

鲁迅也肯定了异域情调作为视角、技巧的意义，又以现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警示性地批评了对异域情调的不当追求，其理论洞见是艺术素养与艺术观的完美统一。乡土文学中所展示的人的生存状态，在鲁迅看来，远比异域情调重要。对于二年代中国乡村和农民，其生存状态又受制于三大因素：战争、贫困以及精神上的蒙昧。因而，它们成为鲁迅在《小说二集导·序》里阐释乡土文学的主要内容和方向。

在此，不难看出鲁迅对乡土文学的阐发是朝着关心民生疾苦、同情民生不幸的方向发展。鲁迅对“地方色彩”作了有条件的、谨慎的肯定，而对乡土小说反映乡村现实人生、关心民生疾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却作了有力的开拓。事实上，是否关心乡村现实、民生疾苦，是鲁迅臧否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小说二集导·序》所论乡土文学，都是以这个尺度来衡量的。

在鲁迅看来，要改良社会和人生，“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¹⁶，因为蒙昧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乡土社会的停滞与落后。如果说，鲁迅自己的乡土文学主要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艺术考察，并从中揭示出主人公以及整个乡土社会的精神面貌，那么，在《小说二集导·序》中，鲁迅又特别留意直接表现群体精神状态的作品，而乡间习俗则是群体精神的最佳载体。

鲁迅由于其深厚的旧学积淀，加之又较早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国现代创作艺术的最成功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他对乡土创作地开拓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其中，是崇尚自然的艺术表现，是对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自由本性的肯定。文学创作规律及人物个性发展规律，以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并将作者“血管里流的血”融进人物生活中，从而融进文学作品中，达到人与自然的沟通、主题与客体的统一。

4. 鲁迅创作中的人物形象

鲁迅的乡土创作正是站在现代西方文化的立场，来审视中国的乡土社会，在此主要塑造了两类人物形象，一类是受尽压迫的贫苦农民，有对他们保守、落后的批判，另一类是穷愁潦倒的知识分子，有对他们自身所受到的传统文化的负责影响也进行了强烈的自省。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即认为他们都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¹⁷；与此同时，也看到他们身上存在的弱点、缺点，对他们作了诚恳的并且也是深刻地批判，希望他们能够摆脱现状。

鲁迅小说中主要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是、受封建教育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以《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为代表；这一类是旧式知识分子，孔乙己终因养活不了自己而沦为窃贼，最后被丁举人打折了腿，在人们的笑声中悄然地离开了人生的舞台。二是、具有进步要求和变革愿望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为代表；这一类既受

¹⁵鲁迅.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A]. 见:鲁迅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¹⁶鲁迅. 呐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¹⁷鲁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 见:鲁迅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512—513.

过封建教育的熏陶，有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他们对封建礼教制度具有反叛精神，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对封建势力作过斗争，但是他们比较脆弱，终于被封建黑暗实力打垮；吕纬甫作为辛亥革命退潮后的个性主义者，因破除迷信“拔掉神像的胡子”，辩论“改革中国的办法”与人打架，甚至被作为“吃洋教”的“新党”而受人排斥，变得孤独，进而在灰色的生活中沉沦。三是、“五四”后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知识青年，以《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为代表；诞生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就受到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洗礼，但是，黑暗势力和现实环境终于压倒了他们的反抗和追求，子君是不得不回到她曾经勇敢地出走的家庭，最后是带着无限的凄怨悄然死去。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都表现了巨大的社会意义，举其大者有如下几点：首先、他们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他们的悲欢离合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深深带着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印痕。其次、作品告诉读者不容知识分子的社会是没落的社会，而摧残知识分子最厉害的是封建主义。

鲁迅对农民有深切的了解，在创作中，不但展示了他们的外部的生活艰辛，更揭示出他们精神上的病痛，在表现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强加给人们的伤害之外，更关注封建意识形态对他们精神上的严重残害。鲁迅笔下写出了四种农民形象类型，并通过对他们的描述来高度地概括了整个时代的农民形象类型、解释残酷的社会现实，进而不断剖析民族的灵魂，以完成对国民性的改造。

一是、迷信、麻木的闰土类似形象。这一普通农民形象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封建制度所规定的阶级界限和尊卑观念，形成他们的不可动摇的生活准测；鲁迅创作中大部分农民具有迷信、因循守旧、目光短浅、自我愉悦等若干特征的农民意识。在《故乡》中，闰土以一个活泼机灵、能干的勇敢少年形象出场，他的聪明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经过二十年的生活重压，他变得像石像，完全失去了童年小英雄的风采，而变化最大的是他的精神，封建吃人的礼教、等级观念，严重地腐蚀了他的灵魂，使他变得麻木。鲁迅借该人物形象来反映出愚昧、麻木且毫无反抗一时的农民形象，暴露出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二是、阿 Q 类似形象。阿 Q 是一个生活在江南小镇的农村流浪汉，没有土地和家庭，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却不敢正视现实，常常以自轻自贱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阿 Q 时时想着改变命运，因此他进过城，做过偷儿，在白举人家当过仆人等等，都是为了能够上好一点的生活，改变自己的穷苦命运。在辛亥革命这一特定的时期，一个受封建思想毒害至深的农民，要用革命来改变其不幸的命运，且并不是真正的理解革命，因此他是无法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从阿 Q 的形象塑造中，我们不难读出作者追求革命，想暴露国民的弱点，想从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入手，探索中国出路的思想。

三是、具有反抗意识，但最后安于现状的祥林嫂类似形象。祥林嫂是代表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她一心想恪守传统的规矩，安分守己的过日子，但面对封建礼教横加给的种种摧残与迫害，期间她进行过反复的抗争与挣扎，但让人遗憾地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她的这种反抗却成了她的可悲之处，令她的人生更加惨烈。她始终不能稳住自己既得的幸福，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想做奴隶而不得，成为一个遭迫害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在《祝福》中，祥林嫂两次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工，最终被逐出了陆家，直至后来沦落到街头，使得她连做奴隶都不可得，成了乞丐。她就是求安于现状而不可得的农民典型。

四是、正直无私的六一公公类似形象。在《社戏》中，鲁迅描绘出了中国农民正直无私、有着美好心灵的形象，从六一公公等农家子弟的身上汲取了革命的力量，充满了改良社会的信心。他对美好未来有无限的向往，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从劳动人民身上领略到了许多可贵的品质，他坚信农家子弟的美好心灵就是改良社会坚实的基础。作者还塑造了一群可爱的农村孩子的形象如双喜等，他们聪明活泼、胆大心细、热情友爱。

鲁迅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深情，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倾吐：

第一，鲁迅了解农村更了解农民，他不仅描写了农民与妇女生活上的贫困，而且描写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

第二，鲁迅不仅描绘农民与妇女的痛苦生活，而且揭示了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

第三，鲁迅不仅“哀其不幸”，同情农民与妇女的疾苦，而且“怒其不争”，揭示他们的愚昧与麻木，并着力地进行鞭挞，而且揭示了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鲁迅描写农民的麻木与昏沉，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普遍性。鲁迅鞭挞农民缺点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

第四，正是在与农民的亲近中形成深深的“爱”使他对中国农民有深入的了解，在描写农民困苦的同时，鲁迅还在探索着农民摆脱困境的道路。

作为一个乡土创作的伟大实践者，鲁迅从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来书写乡土的，其全部乡土创作都渗透着对乡土人那种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与文化变革的精神状态的真诚而强烈的痛心和批判态度。他为乡土创作提供的典范性作品不仅是深邃的哲学文化批判意识和叙述视角所形成的多元创作方法的生成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所形成的“乡土”审美形态几乎成为以后乡土创作稳态的结构模式。

5. 鲁迅创作中的叙事

鲁迅对故乡的爱、对农民的爱全都表现出在字里行间，浙东农民的精神气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农民的气质连同形成的土壤进而构造成鲁迅强烈的乡土情结，这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直接的展现。

在写作手法上，鲁迅凭着少年故乡生活的经历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如，《社戏》中的朦胧月色，《故乡》中的金色月夜，《风波》中的土场黄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的主题，这都缘于作者对故乡的那种浓烈的情感。

鲁迅创作取材都是绍兴一带农村和小集镇的生活；所选择的地点——鲁镇、未庄、庞庄、S城、咸亨酒店……也是绍兴一带农村和小集镇的化名。环境都以海边水乡为背景，在《社戏》里描绘了飞一般的白篷航船，月色朦胧下起伏的连山，两岸碧绿的豆麦夹杂着河底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在《故乡》里把少年闰土融进浙东海滨绚丽的画面里。

鲁迅依据故乡生活的经历复制了一幅栩栩如生的风景画、风俗画和灰色的世态画。“按照绍兴习俗，凡是出嫁的女儿。如果还未当家，夏季大抵可以回家去消夏。”¹⁸这一习俗在《社戏》中作者有具体的交代。浙东农民习惯认为拆掉灶台是对人的一种最大的侵犯与侮辱，因为民以食为天，把人家吃饭的家伙都给毁了，那便是天大的冒犯。鲁迅对于习俗的描写，是交代生活着的具体的有特色的环境。如《祝福》中对预备祝福和祭祀的环境描写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家家户户一律的忙，特别是女人更忙，“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二是说在祭祀时很慎重，“拜的只限于男人”。祥林嫂生活在这一环境中，她的悲剧命运与悲惨的死，就是在鲁镇四次祝福的习俗中完成的。描绘的风俗画，不仅成为人物的典型环境，而且成为一个社会的缩影。

此外，鲁迅重视人情的描写。在《社戏》中描写了农村农民和小朋友的好客。双喜等小朋友的热情、天真；六一公公纯朴，揭示了他们心灵之美，农村的古朴之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情也随之变化。闰土对“我”竟然喊起“老爷”来，杨二嫂也变得刻薄刁滑起来。人情变得如此淡薄，这也就是当时时代风尚的反映。

鲁迅对故乡风俗、景物的描写，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第一，鲁迅着重点染的是浙东水乡的特色，提供人物活动的舞台，展现人物性格，反映时代风貌以显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第二，鲁迅笔下描绘的风俗画与风景画，增加了美和力，给我们视觉以冲击，而产生精神的愉悦，表达了他的美学思想；第三，鲁迅对乡土有独特的感触皆源于其自身的乡土情结。

¹⁸鲁迅. 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鲁迅创作中不同的主题都表现出不同的悲剧观，此观是在对人与生命的肯定基础上而建立的。鲁迅的悲剧精神中，就体会到一个怀着强烈的人道主义胸怀的哲人对于现世痛苦和安命精神的民族劣根心理的揭露和批判；也可以说是鲁迅具有“超人”的悲剧精神把握生命、民族、人类的强力意志，在雕塑自己悲剧艺术形象时采用了那种“曲笔”，并构成了创作酒神与日神精神的交融渗合。

鲁迅在创作叙述上，在描绘乡土中国社会时，有一个秉持着西方现代文明的“他者”的目光。通过“他者”重新回到乡土，从而把乡土农村也“他者化”了，从而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他者化”过程。一方面，现代意识成了审视传统乡土社会的他者视角，另一方面，鲁迅借此把传统的乡土社会历史化了，或者美化了，从而构成了现代乡土创作的复调品格和诗化特征，表现了后现代化国家的知识分子画对现代化的追求和焦虑，以及面对传统文化日渐丧失的愁绪。

鲁迅在叙事上提供了一些典型的、诗化的叙事范式，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第一人称双声对话的复调叙事。鲁迅最早在《狂人日记》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策略，创作中却出现了两个第一人称，即一个是披露日记的“余”，余出现在文言文体的小序中，当另一个第一人称，也就是在正文中作为狂人的“我”出现以后，狂人的清醒，以及对凡事都研究，特别是对“仁义道德”背后“吃人”的发现，使狂人又超越了常态社会而获得了某种理性的自觉。鲁迅第一人称在建构复调的叙述模式的同时，把叙述人面对文化冲撞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的复调矛盾性揭示出来了。第一人称在表面上讲述别人的故事的同时，都把故事与叙述者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并使叙述者本身成为读者观照的对象。

第二、乡土环境的空间定点叙事策略。鲁迅在创作中，其乡土环境具有具体的地理空间定位。鲁迅多篇乡土创作运用了鲁镇这个地名，像《祝福》、《明天》等，其他创作虽然名称有变化，但仍然具有比较相似的地理环境。创作的环境大抵是离城不太远，然而有比较封闭萧索的乡镇。创作虽然没有对某种乡俗做细致的描绘，然而他似乎不经意的寥寥几笔，却也生动地表现了故乡风物的精神特征。

第三、乡土创作叙述时间的双重性机制。鲁迅创作通过对故事时间的双重性编排，显示了其独特的理性含量和强大的情感张力，开创了现代创作的新的时空。鲁迅体现了中国创作的时间在时态上由过去时向现在进行时的转换，也就是把过去的故事纳入到此在的现实生活中，从而赋予故事以当下的现实意义。鲁迅创作的时间的双重性设定，引领了中国现代创作叙事学上的革命。《故乡》、《祝福》等回忆性的怀乡创作，从叙述的视角上看，也存在着彼此并列，又紧密联系的两个故事以及与此相关的两种叙述时间：一是主人公闰土、祥林嫂等的“过去时”的故事；一个是主人公与“我”构成的“现在进行时”的故事。

6. 鲁迅创作中的批判

鲁迅一生基本生活在精英文化阶层中，他对农民的内心描写，更多地借助的是传统文化的间接经验、更多的是以间接渠道获得的。鲁迅的乡土创作深刻地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传统文化的两难和面对西方文化的两难。鲁迅对旧文化礼教的批判和对国人民族性的剖析，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他的创作以其深广的文化批判，就有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对现代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与渴望。鲁迅的乡土创作的文化批判倾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封建宗法制的整体性批判。鲁迅在《狂人日记》通过知识分子的文化视角，对乡土中国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进行彻底的揭露和否定的，其中表达了对民族文化根性的彻底绝望。鲁迅还发现封建文化、人们的社会心理、民间习俗、民间信仰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腐蚀、毒化作用。鲁迅的深刻性就在于他不仅发现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而且他还发现了乡村民间文化与传统的封建主流文化的内在同构性，发现了封建制度下的知识分子。

第二、对启蒙知识分子的清醒自审。鲁迅创作中的知识分子成为主要人物。其中表现出丧失了传统文化家园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决绝和对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的感性依恋。他们所扮演的历史特定角色，注定了他们必然的悲剧性命运；他们作为从传统文化中分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必然地对传统的封建专制采取抵抗。他们深刻意识到自我与社会的对立，产生了绝望的抗战的孤独，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自身的必然性悲剧结局。

第三、对农民劣根性的审视。鲁迅创作对农民劣根性的批判，在总体上表现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创作倾向。创作中的农民大抵具有勤劳、善良、本分、能干共同品质，然而，封建制度却使他们必然地落入不幸的命运，以至于使他们连为自我命运抗争的愿望也消弭了。

纵观鲁迅的乡土创作，其笔下的农民形象并不是以鲜明的个性而给人以生动的印象的。鲁迅更多地采用的是类型化的方式，因此笔下农民从整体上显示为辛苦而麻木的看客形象。鲁迅以创作的方式把看客端到艺术的“被看”平台，意在表现其启蒙主义的理性姿态，这使其乡土创作的思想意义总是大于艺术价值。

References

- [1] Lu Xun.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M].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 [2] Wang Yao, Lu Xun's Works Collection,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4.
- [3] Huang Xiuji,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hina Youth Publishing House, 1988.
- [4] Ding Fan, History of Chinese Native Novel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 Yan Jiayan,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Novels (Updated),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